紅樓真夢/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六回　降蘭香良緣憑月老　宴花朝雅令集風詩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璉在寧府監放年物，見賈芹、賈芸來領，觸起夙恨，不免訓斥一番。賈芹見西府來請賈璉，賈璉就要走，忙又打個央及道：「姪兒家裡人口多，實在寒苦，二叔只當施捨窮人罷。「賈璉道：「你呢，只是沒出息，不受抬舉。芸兒更混帳，老爺恨得什麼似的。若不是我說著，早踢出祠堂外頭去了。今兒姑且給你們，以後若再不學好，你看看我有法子收拾你們沒有。

「又囑咐賈薔一番，便自回榮府。

剛走進內儀門，林之孝迎著回道：「有兩個木廠子，因為老爺承修陵工，都要求見二爺，替他們說幾句好話。二爺見他們不見？」賈璉道：「老爺那脾氣，你們伺候多年的還不知道麼？我若替說了，連我還要碰釘子呢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奴才也是被他們磨菇得不了，這個說孝敬個三五千不算事，那個說提另孝敬一所房子。又說：就是老爺不肯要，我們孝敬二爺也是一樣。若沒有二爺一句話，他們如何肯走呢？」賈璉道：「老爺上頭是說不進去的，你只吩咐他們估單比別人核實，總派得上。一說別的話，老爺有了成見，倒不好了。」林之孝答應下去。

賈璉回至房裡，尋平兒不見。原來王夫人叫上去商量送各處年禮，又要掂對請春酒

的日子，寶釵也在那裡，說了好一會的話。那天，剛好賈璉城外有應酬，等不及平兒回來，便出去了。

到了年下，王夫人和寶釵、平兒等料理分年，安排家宴。

榮禧堂及園中各處都掛了燈彩，房內擺上鮮花盆景，雖不似賈母在時說書唱戲，卻也有一番熱鬧。新年上，王夫人、寶釵等又忙著各處拜年及應酬春酒，倒是各房下丫環們打扮得紅紅綠綠，每天想著法子玩。擲圍籌、搶點子，賭瓜子兒，連蕙哥兒、蕙哥兒也跟著他們玩耍，唧唧抓抓的顯得一團春氣。

那天，寶釵從王夫人處下來回至怡紅院，蕙哥兒正拿著圍籌玩：這是獅子，那是大老虎，那個是三大紅的鹿。秋紋笑向寶釵道：「剛才我們擲狀元籌，哥兒擲了一個狀元，又擲了一個探花，後來鶯兒擲了個紅五子，搶哥兒的狀元。哥兒也不著急，真像個大孩子似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鶯兒真貪玩，我叫你到那院裡看看蝌二奶奶添養了沒有，你怎麼沒去？只顧擲色子，越大越成了孩子啦。」鶯兒笑道：「還用去麼？剛才臻兒來這裡說二奶奶生了姐兒，請姑娘就回去，還有新聞呢。」寶釵道：「這丫頭，我不問你就咽在肚裡了，到底是什麼新聞啊？」鶯兒道：「臻兒也說不甚清，彷彿二奶奶發動的時候，也是夢見觀音菩薩送了來的。還有別的話，姑娘到那裡就明白了。」碧痕道：「給我們哥兒說了罷，又是姑表姐妹，又都是觀音菩薩送來的，那裡有第二個呢？」寶釵聽了一笑，便帶著鶯兒從便門過去。

薛姨媽正和寶琴說話，一見寶釵便笑道：「婆婆來了。」寶釵一楞，不懂何意，寶琴笑道：「姐姐，你不知道，新生的小姪女是你們蕙哥兒的小媳婦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是誰定下的？」寶琴道：「就是你定下的。剛才二嫂子夢見白鬍子老頭抱個女娃娃給他，說道：蘭蕙連姻，良緣前定。問他怎麼叫做前定，那老頭說：是他婆婆當面定的。你想那蘭蕙的『蕙』字，除了你們蕙哥兒還有誰？那婆婆不就是你麼？」寶釵道：「這話從那裡說起？我一點影子也不知道。怎麼又說是觀音菩薩送來的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那是瞎猜度的。大家都不知那老頭是誰，他們說觀音也有男身的，又因蕙哥兒是觀音送來，就混說到一起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從來只聽說觀音送子，沒有送女的。也許是月下老兒罷？」寶琴笑道：「真是我也忘了，那年我到杭州去逛西湖，那月老祠的塑像，就是白鬍子老頭。這一定是他了。」薛姨媽向寶琴道：「你們只顧說話，也讓你姐姐去瞧瞧小媳婦喲！」於是，釵琴姐妹跟隨薛姨媽同至邢岫煙產房。此時姥姥已將姐兒包裹好了，抱在懷裡。寶釵一看，果然粉妝玉琢，那小臉上有紅有白，不似尋常初生的孩子赤紅赤

紅的。笑道：「這孩子真可人愛，就沒有夢兆，我也要他給蕙兒的。」寶琴笑道：「姐兒，見見你的婆婆。」那孩子睜開小眼，直看著寶釵，似含微笑。寶琴笑道：「你看他只這們點大，就認得婆婆了。婆婆給取個名字罷。」寶釵道：「那月下老分明說的『蘭蕙連姻』，就取名蘭香罷。」寶琴道：「好像仙女裡頭有個杜蘭香，也許就是蘭香下降。」那孩子聽見「蘭香」二字，那小眼睛跟著說話的轉，先瞧寶釵，又瞧瞧寶琴，大家更為驚異。寶釵那天非常高興，說說笑笑，直坐到天黑方回。

秋紋、碧痕從怡紅院迎出，都要問那新聞，鶯兒細說了一遍。碧痕笑道：「這可真給哥兒定下了[redacted]」鶯兒攙著寶釵進屋，見蕙哥兒尚未睡，帶笑引逗他道：「哥兒，給你定下小媳婦了，你喜歡不喜歡？」蕙哥兒問道：「媳婦是什麼？」秋紋笑道：「他們教你唱的『做鞋做襪，做褲做褂，點燈說話，吹了燈打喳喳』。這都得要媳婦的，你可要不要？」蕙哥兒道：「我要。

就拿來罷，別叫小蕙蕙搶去。」秋紋笑道：「奶奶給你定下了，他們搶不去的，快謝謝奶奶罷。」大家逗蕙哥兒玩笑一會，哄他睡下。鶯兒方服侍寶釵卸妝，談起蘭香之事，寶釵道：「這事也古來有的，只不懂那月下老說是婆婆面定，那有這回事呢？」鶯兒笑道：「姑娘不是說二爺和林姑娘都成了仙麼，也許是他們給定的，咱們那會知道？」寶釵道：「這倒很象，等我去問問他們。」便叫鶯兒將尋夢香撿出來，自己點著睡下。剛一合眼，只見黛玉掀簾進來，笑吟吟的說道：「姐姐大喜，哥兒定了親了[redacted]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就疑惑是你們搗的鬼，到底是怎麼定下來的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也和你們金玉姻緣一樣，是癩和尚給定的罷。」寶釵啐了一口道：「人家和你說正經話，你只管耍油嘴，那木石姻緣是誰定下的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別管是怎麼定下的，你只說好不好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是你這婆婆當面定下的，還會不好麼？只是既定下了，為什麼不早告訴我？

也省得我納悶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姐姐，你不用說那些費話了，瞧那只呆雁罷。」寶釵回頭一看：正是寶玉站在牀前，含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見了你妹妹就忘了我了。」寶釵道：「誰叫你黏不即的走了來，我那裡想得到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今兒林妹妹要來，我說我和你同去，他還羞我，說是去看金鎖呢，還是看紅麝手串子呢？姐姐你猜猜，我是為看什麼來的？」寶釵道：

「你還是這麼涎臉，一點人形也沒有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姐姐，你別理他，他是看他小哥兒來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說話的工夫，我就看了半天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瞧瞧哥兒。」此時，蕙哥兒和奶子都睡著了。黛玉走過去撫摩了一回，笑著對寶玉道：「這

哥兒真像你，你看，他睡著了還在那裡笑呢█若配那杜蘭香，真不算委屈他。」寶釵道：「敢則那姐兒就是杜蘭香下降█這可巧了，我給他取的名字就叫蘭香。到底你們怎麼說起的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那回我們到兜率天宮，他見了杜蘭香，愛的了不得，說了一句玩話，蓉哥兒媳婦又跟著湊趣，就被那月下老兒記下了。我當時告訴他，他還不信呢█」寶釵道：「我就猜著那婆婆一定是他。我媽媽和琴妹妹盡著問我，真把我悶在鼓裡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，咱們走罷，老太太還等著呢█」寶釵驚訝道：「怎麼老太太也到了你們那裡了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豈但老太太，連鳳辣子、檻外人都來了，還有珠大哥哪。姐姐，你這回去住個一兩天，就都見著了。」說著，便同黛玉引著寶釵生魂出了榮國府，向太虛幻境而來。剛走進赤霞宮，值班宮女們見了都站起來，晴雯、紫鵑等迎至前院，便同往賈母處。賈母正在炕上歪著，聽鶯鶯回道：

「寶二奶奶來了。」忙即坐起，拉著寶釵的手道：「我的兒，只苦了你了，又煩心又受累。聽說你添了哥兒，都好麼？你太太和姨太太如今身子可好？」寶釵挨炕沿站住，一一回答。正說著，只聽簾外有人說道：「寶妹妹，可想死我了█你怎麼來的？」一會兒掀了軟簾進來，恰是鳳姐。寶釵忙向前請安。鳳姐對他端相了一回道：「寶妹妹，我聽說你那們累，想著不定怎麼瘦呢，倒還是先前的樣兒。家裡的事這一向全仗著你，平兒那丫頭只還聽話，靠他拿

主意是不成的。那幫管事奶奶們一個比一個難纏，我挨足了罵走了，要輪著你挨罵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可不是，沒有一天不嘔氣的。平兒也幫我不少，他事事都肯留心，如今也添了哥兒了。我還沒跟鳳姐姐道喜呢！」

鳳姐正要答話，尤二姐從外面進來，拉著鳳姐道：「姐姐叫我好找，先到你那屋，他們說在林妹妹屋呢，趕到那裡又撲個空，屋裡一個人也沒有，原來都在這兒呢。」鳳姐道：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這位是寶妹妹，又是寶二奶奶。」寶釵心想，他們二人到了這里居然如此和睦，甚為詫異。尤二姐上前見禮，便也回答，叫聲二妹妹。黛玉問道：「二姐姐回去了麼？」鳳姐道：「剛才還在我那裡，香菱找他，不知幹什麼去了。」賈母見了尤二姐想起尤氏，便問寶釵道：「東府裡如今還好麼？「寶釵道：「珍大哥哥放了節度使，珍大嫂子還在京裡，難為他還是那個樣兒，一點也沒端架子。」賈母又問起李紈母子，寶釵道：「大嫂子到江西去做老太太，去了兩年了。如今蘭兒由臬司署學政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怪不得那回寶玉央求林丫頭，要把你大嫂子接了來給你珠大哥見見面，林丫頭總是不肯，說道：大遠的又不在家裡，怎麼接去呢？」

說著想起寶玉，問道：「寶玉沒回來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我們一塊兒回來的，只怕到珠大哥那屋說話去了。」賈母道：「珠兒住在家裡，有什麼話說不了？好容易寶丫頭來了，你們三個人還不梯己親熱親熱去麼？」便命鴛鴦去尋寶玉。一時寶玉進來道：「老祖宗叫我有事麼？」賈母道：「你和林妹妹好好的陪寶姐姐到你們屋裡去，你多多的陪點不是，好叫你姐姐疼你■」鴛鴦笑道：「人家早已賠過不是，板凳都背過了，還等老祖宗操心麼■」賈母使個眼色與鴛鴦，鴛鴦會意，忙即一手拉著寶釵，一手拉著黛玉，往後院去，寶玉也跟著去了。鳳姐笑道：「老太太真是個有福氣的，做出來的事總叫人逗樂。」賈母道：「若不叫他們去，他們怎麼好意思走呢？」又對金釧兒道：「你去告訴寶二奶奶，就說我的話：今兒得住在這裡，過一兩天才許他回去呢■」金釧兒笑著答應了。

那裡鴛鴦送他們三人到了臥房，便轉身出去，將簾子上鑲鏡子的活門替他們扣上，說道：「你們三個人好好的團圓團圓，我銷差去了。」剛走到院裡，便遇見金釧兒慌忙走來。鴛鴦道：「你又幹什麼來了？」金釧兒述了賈母的話，鴛鴦不由得也笑了。便說道：「我把他們房門扣上了，你隔著窗子傳話罷。」

那寶玉到了房裡，也是一手拉著一個直到炕上。黛玉道：「你這是什麼樣兒？」寶釵道：「寶玉，你敢涎臉？」正在拉拉扯扯，忽聽窗外有人說話，三人都嚇了一跳。

只聽金釧兒道：「老太太吩咐：留寶二奶奶住在這裡，多住一兩天才許回去。」黛玉隔窗答道：「交給我了，我不送他回去，他也回去不了。請老太太放心罷。」一面對寶釵道：「如何？我說你今晚回不去的，你一定嘴硬，乖乖的住下罷。」寶玉聽了大喜道：「今晚上咱們都住在這屋裡，來個長枕大被，才是一牀三好呢。」黛玉道：「頭一個我不來。要不，你到西屋裡和他們鬧去，我和姐姐在這裡說說話兒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沒聽見老太太吩咐咱們三個人親熱親熱，光是你們倆『孟光接了梁鴻案』，那怎麼算呢？反正我是不走的了。」外邊鴛鴦、金釧兒聽了半天，只聽三個人語聲漸低，忽又笑聲不止，黛玉道：「寶玉，你真要這麼著，我就惱了■」一會，又是寶釵帶喘帶笑的聲音，說道：「寶玉，還不下去！」又是寶玉笑道：「我可真下去了！」寶釵更笑得不止。鴛鴦拉著金釧兒道：「別聽了，仔細髒了我們的耳朵。我們回覆老太太去罷。」一宿晚景易過。

次日，寶玉和釵黛二人梳洗完了，同至賈母處請安。賈珠正在那裡說話，寶釵見了禮，賈珠退出。賈母笑向寶釵道：「寶玉賠了不是沒有？」寶釵不好意思，說道：「老

祖宗也拿我們開心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們小夫妻原該玩玩笑笑的才是。你沒看見你璉二哥和你鳳姐姐，一聲翻了，耍刀弄杖的叫人懸心。

只過了一晚上，又是糖裡和蜜、蜜裡和糖似的，誰也離不開誰。

「鳳姐笑道：「老祖宗說誰只是說誰，別牽葫蘆拉扁豆的，把好人拉在裡頭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還充好人呢，別叫鮑二家的笑你了[redacted]咱們說正經的罷，明兒是花朝，又是林丫頭的生日，剛好寶丫頭也來了，咱們湊個份子，連做生日帶接風，就算一個團圓會。可得你辦去。」鳳姐道：「團圓會這名目真新鮮有趣，只是我們單零的，怎麼好攙在裡頭？」賈母笑道：「又招起你的心事來了，必得夫妻們才算團圓麼？他們團圓他們的，我和你也團圓我們的。若不然，你求求你林妹妹，把璉兒也找了來，你們先團圓了，明兒也不放他走，你說好不好？」鳳姐道：「我們還有那福氣麼？就罰我抗旨不遵，今兒就叫他們把正殿收拾出來，前後院花樹上都掛上彩幡，安上彩燈。明兒晚上，請老祖宗和大家痛痛快快的樂一樂，一切都開在我的賬上，任誰也不要派，這可合了老祖宗的心事罷。」說得眾人都笑了。寶玉道：「老太太要熱鬧，尤三姐姐是要請的，我想連柳二哥和秦鍾夫婦也請上。只把秦柳二人的席擺在廊子上，讓珠大哥陪著。難道老祖宗還迴避他們麼？」賈母道：「你只和你鳳姐姐商量著辦去罷。」寶玉向來是無事忙的，巴不得找出事來玩玩。當下便和鳳姐仔細計議一番，又要和寶釵黛玉商量如何佈置，又催著晴麝鵑釧諸人撿出各色舊錦來做護花彩幡，又看著侍女們安設各花樹上的九光流珠燈，直忙了一日。賈珠見他一會跑進，一會跑出，未免可笑。

那日，寶釵忙著到元妃宮裡去請安，元妃問了許多家事。

說到整頓莊產，歲用有餘，也著實誇獎一番。剛回來，又是警幻仙姑知道寶釵來了，先來看他，說了好一會的話，又要邀寶釵去聽曲款敘。寶釵只得實說這兩天家裡都有宴會，也就算了。

警幻走後，寶釵又趕忙去回拜。幸虧迎春香菱諸人都趕到赤霞宮相見，被賈母留住鬥牌，當晚都住在這裡，寶釵倒省了一番來往。

晚上，大家陪著賈母說話，香菱拉住寶釵唧唧噥噥的說些梯己。鳳姐笑道：「什麼話必得背人說？顯見得是一家子，我們都是外人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不願意當外人，就算內人好不好？」風姐笑道：「我這燒糊了的卷子，你真要我麼？今晚上就到我那屋

住去，你倒願意，只怕有人不依呢■」正說著，寶玉進來。鳳姐道：「真是剛說曹操曹操就到。」寶玉問說什麼？鳳姐笑道：「橫豎你不愛聽的，不用問了。」賈母便催著寶玉和釵黛二人去歇息，釵黛二人臉上都磨不開，說道：「天還早呢■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們再不去，鴛鴦姐姐又來拉了。」鴛鴦趁此上前要拉他們，三人才笑著去了。

第二天便是黛玉生日，元妃頒賞下來，卻是黛玉寶釵兩份俱的白玉麻姑一座、漢玉雜佩四件、宮燭一對、鳳錦四端。宮娥傳旨道：「少時，娘娘鳳駕還要親臨。」賈母道：「娘娘來了，怎好不請他入宴？都是寶玉鬧的，又請了秦柳二位，可怎麼辦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他們兩位也不是外客，和他說開了，改日再請也沒有什麼。」鳳姐道：「他們請不請的都不算什麼，倒是娘娘來了，大家都拘得很。咱們預備的也合不上體制，還是寶兄弟親自去一趟，擋娘娘的駕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到底鳳姐姐想的周到。」連忙換了衣冠，到元妃宮裡去，奏明已約外客，諸多不便，方把鳳駕止住。迎春、香菱、尤氏姐妹各有薄禮，或是一兩件古玩玉器，或是針線活計。鳳姐送的是四盆牡丹，也擺在正殿上。妙玉打發人拿著「畸人妙玉」名帖，送了一幅花蕊夫人畫像。大家都道：「他這回怎麼不稱檻外人了？」寶玉道：「他有時稱畸人，有時稱檻外人，本沒有一定的。」晚上，賈母領著眾人都至正殿上。剛好華月初升，樹上的珠燈都放出各色奇光，殿廊前後珠簾盡卷，燈光月影照著一層層的花樹，真是眾香國裡，群玉山頭。殿上正中擺列圓榻，榻前是一張鑲金嵌玉的圓桌，那裡便是賈母坐位。珊瑚翡翠二人，或執拂塵，或捧漱盂，在旁侍立。餘人都是一色的圓幾圓椅，幾上放著攢心圓盒。大家候賈母坐下，也陸續就坐。鳳姐道：

「這樣擺席很有趣，可又是林妹妹搗的鬼。老太太叫你們三個在一塊兒吃團圓酒的，這麼著還是各吃各的，未必合老太太的心思罷？」賈母道：「這也別怪你林妹妹，他們倒要吃團圓酒的，怕你們單繃的瞧著眼熱，還是這麼著好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到底是老太太，面面都想到了，二妹妹、香菱妹妹都是單繃的，怎麼不眼熱呢？」香菱笑道：「誰眼熱的誰知道，不要胡拉混扯的。」

寶玉見席上菜換了兩道，便命侍女們取個白玉小方鬥斟了酒，先從賈母敬起，賈母喝了。次到迎春，又到鳳姐，鳳姐道：

「咱們先說下，回頭挨到你寶姐姐、林妹妹，可都得照樣兒喝。若不喝，我是不依的。」說著，便舉杯喝了。又輪到尤二姐、尤三姐，他們姐妹本能喝，又和寶玉客氣，都一一照乾。一時敬到寶釵，寶釵拿起杯子只抿了一抿，鳳姐道：「那可不成。「走過

來硬迫著喝乾了。底下便到黛玉，黛玉只喝了一口，剩下的遞與寶玉，寶玉一仰脖子都喝了。幸虧鳳姐正和尤二姐說話，沒有瞧見。一直敬到晴雯、麝月、紫鵑、金釧兒，他們那裡肯喝。晴麝二人喝了一半，糟蹋了一半；紫鵑喝了半杯；金釧兒只喝一口，剩下都是寶玉喝了。又到廊子上敬了賈珠和秦柳二人，方才歸坐。看著月圓花好，翠繞珠圍，非常高興。笑對賈母道：「老太太不是愛熱鬧麼？咱們行個令罷。」鴛鴦不待賈母開言，便說道：「酒令倒有一個新鮮的，只怕不能通行。」賈母道：「你說說，看是怎麼個玩意兒？」鴛鴦道：「今兒是花朝，又是妃子的好日子，咱們擲色子數紅，數到誰，誰要說兩句《詩經》合一個花名兒。嵌頂的算並頭花，嵌中心的算同心花，上下連的算連理花，嵌末字的算並蒂花。

還要說一句古人的詩，和花名兒有關合的。說不上來的罰三大杯，說好了大家公賀。」尤三姐先說道：「這是孔夫子打網，文縐縐的，誰受得了！」晴雯道：「咱們幾個人只依著令官一半，單擲色子數紅，數到誰誰喝，不要那些零碎的。」金釧兒另取一個骰盆，便噹啷啷的擲了起來，鴛鴦也管他們不住。寶玉道：「咱們乾咱們的，鴛鴦姐姐就起令罷。」鳳姐道：「我肚子裡可沒有一點墨水，輪到我，要令官替說的。」尤二姐道：「我也跟姐姐一樣，若不依著我，我就到那一幫去了。」鴛鴦只得應允。

當下起令擲紅，一數恰是寶釵。寶釵喝了門杯，念道：

「『奉時辰牡』，『顏如渥丹』，牡丹是並蒂花。」又念：「令底是『春風拂檻露華濃』」。鳳姐笑道：「到底是他像朵牡丹。「黛玉道：「姐姐為什麼單用清平調的句子，這不是楊妃的故事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們小名叫妃子的，才有這忌諱。」說著，取過骰子一擲，正數到香菱。

香菱早已想好了，喝了酒，便念道：「『雞鳴喈喈』，『冠緌雙止』，雞冠是並頭花，令底是『謝家新染紫羅囊』」。黛玉道：

「這三句真是一氣呵成，又自然又好。可惜令底那句不大像雞冠花。」香菱道：「這句正是羅鄴詠雞冠花的。若不好，另改一句『只露紅冠隔錦衣』，也是趙企雞冠花詩句，這可像了？」

寶釵道：「真虧他記的詩句這麼多，若到天上考去，你們還許考他不過呢！」鴛鴦道：「這可該公賀了。」忙叫侍女將各人門杯都斟滿了，大家同飲。尤二姐笑道：「我

們量小的光應酬就應酬不起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他們只管公賀，咱們先大賀了罷。」

香菱擲了色子，又數了一數，恰到鳳姐。

眾人迫他喝酒，也就喝了，只說不出酒令。鴛鴦代他說道：「『興言夙夜』，『妻子好合』，夜合是並蒂花。」又念：令底是『夜合花開香滿庭』」。寶玉道：「這三句又是一串的，幸虧是替人做槍手，用不著公賀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要改一句『興言夙夜』不如『俾晝作夜』才切合呢！」寶釵瞧了黛玉一眼。鳳姐拿指頭羞他道：「林妹妹做了幾天奶奶，什麼話都說得出口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鳳姐姐理他呢，快擲色子交令罷。「鳳姐笑道：「我知道，得罪了林妹妹，寶兄弟是不依的。」擲下去，可巧數到迎春。

迎春飲了半口，念道：「『亦孔之將』，『有女仳離』，將離是並蒂花，令底是『仙杖香桃芍藥花』」。寶玉道：「一人向隅，舉座不樂。二姐姐總是想不開。」賈母歎道：「各人有各人的心事，這也怪不得他。那狠心的崽子，早晚總有點報應，你們瞧著罷。」迎春擲了，卻數到尤二姐。尤二姐把令杯舉著，盡自沉吟，大家只怕他說不出。誰知尤二姐在家裡，也念過幾年書，忽念道：「『不日不月』，『季女斯饑』，月季是連理花。」只令底想了半天，總沒有合適的，情願認罰。鴛鴦正要斟酒，黛玉道：「我替他說了罷，『細搯花梢記月痕』，月字雖是借用，還扣得上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句太生，只怕是杜撰的罷？」黛玉瞅著他道：「人家肚子裡有的你都沒有，還要瞎批評。」鳳姐聽了笑道：「你肚子裡有的，就是他的罷？」說得賈母和眾人都笑了。鴛鴦摧尤二姐擲骰子交令，恰好數到黛玉。

黛玉央寶釵代飲了令杯，自己念道：「『佩玉將將』，『芄蘭之支』，玉蘭是同心花，令底是『皎如玉樹臨風前』」。大家都道：「這三句又雅又巧，真是錦心繡口。應該公賀一杯。「鴛鴦看著眾人都喝了。又看那邊數紅的，還在那裡擲呢。尤三姐喝得已有九分了，臉上堆著兩朵桃花，比平常更見嬌豔。金釧兒喝醉了，只叫心跳。麝月伏在幾上。晴雯把酒吐在手巾裡，擲在地下，卻向紫鵑搶手巾。鴛鴦也覺好笑，便向賈母道：

「老祖宗喝一杯壽酒，說了收令罷，大家酒也夠了。」寶玉洗了玉鬥，重新斟酒奉與賈母。賈母飲罷，含笑指著黛玉道：「可以攻玉」。又指著寶釵道：「『其子在梅』，玉梅是個並蒂花。」又指著寶玉道：「『朝宗於海』，『蔽芾甘堂』，海棠是個並蒂花。」又念兩句詩算雙令底道：「『寒與梅花同不睡』，『被人喚作海堂顛』」。寶玉先拍手道：「真真老太太說得有趣，我們公賀雙杯，收令罷。」鴛鴦忙著勸飲。寶玉先把雙

杯喝了，又至廊下和賈珠、秦、柳諸人喝了幾杯。見月色花光十分可愛，便同著他們在前院花下散步玩賞。

柳湘蓮談到青埂峰和白猿鬥劍，寶玉也跟著說說，賈珠、秦鍾都聽住了，也不知賈母和內眷們什麼時候散的，直至夜深歸寢。

寶玉回到內室，釵黛二人已將房門扣上。央及了半天，只是不開。紫鵑、麝月諸人在西屋聽見了，偷著擠眼發笑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